

多重视角下的双面人生——《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

李蕙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摘要]《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短篇小说，作者莫泊桑通过多重视角展开小说情节，塑造了于勒、菲利普夫妇和若瑟夫等人的双面人物形象。原文选入教材时被进行了大量删减，结合被删内容进行解读更能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小说的主题。实际上，这篇小说既表达了金钱社会扭曲人性的批判，又隐含着对人性的呼唤与救赎。

[关键词]多重视角；人物形象；《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379

《我的叔叔于勒》多重的叙述视角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入选语文统编教材时编者删除了其开头和结尾，即删除了成年若瑟夫这个角色，稍微减少了小说的多重视角，或许是考虑学情的因素。但由于开头和结尾还改变了小说的叙述视角，使读者对于主题的理解或许存在偏差。因此，结合被删除部分进行解读，对于真正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小说主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多重视角

虽说教材编者删除了原文首尾段，减少了成年若瑟夫这个角色，但课文中仍然存在着多重视角。

1. 父母看于勒

父母如何看待于勒，实际上是波动的。父母称他为坏蛋、流氓、无赖，但当于勒在美洲做生意赚了点钱，并写信回来告知菲利普一家，希望能够偿还父亲的损失时，分文不值的于勒变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当于勒写信回来告知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时，父母称于勒是好心的人、有办法的人。直至菲利普一家到哲尔赛岛旅行，在再三确认下终于得知在船上卖牡蛎的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老人就是于勒时，他们称于勒是贼、讨饭的、流氓。

所以，父母对于勒的态度是波动的，但唯一不变的评判标准在于于勒是否有钱。文中很多细节描写，体现了父母势利的一面。例如，看到满脸愁苦和落魄的于勒，父亲“神色张皇”，母亲还“赶紧”说“别叫他们看出来”。后面描写母亲用了“暴怒”一词，以及母亲话语中的“就知道”“早晚”“够倒霉”都强调了母亲由内而外的惊慌。文中不乏这样的文字描写，读者能从中感受到菲利普夫妇对于于勒回来继续拖累他们一家的惶恐，也感受到了菲利普夫妇金钱至上、薄情寡义的人物形象。

2. “我”看于勒

若瑟夫对于勒最初印象的印象，是从父母口中得知，“行为不正”“糟蹋钱”“坏蛋”“流氓”“无赖”。后面拿到于勒的来信，于勒变成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人，这些都是从父母口中得知的。所以，在他见到于勒之前，若瑟夫没有表明任何关于于勒的看法，他只是一个限知视角，此时他内心对于勒的态度我们尚不得知。

父母认出于勒，让若瑟夫去付买牡蛎的钱，文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让我们看到若瑟夫对于于勒的态度。这是若瑟夫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叔叔，“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似乎是惊讶，同时又带着些感慨。显然，这一连串的内心反问和强调，打破了福利普一家近乎幻想的美

梦。

然而，这里的可贵之处在于，若瑟夫并没有和父母一样，把于勒是否有钱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他最终冒着被母亲责怪的风险，给了于勒10个铜子的小费。我们可以肯定，在他的眼里，于勒是个弱者，是个可怜之人，他对于勒的态度是带着怜悯和同情的。

3. “我”看父母

课文开篇就提到了菲利普一家的生活状态。“刚刚”“很晚”“非常”“样样”“从来”“常常”这些副词更有力地写出了菲利普一家在生活上的拮据。但是转而又说道，他们一家每周日都要衣冠整齐地外出散步。菲利普一家生活十分拮据，处于生活的底处，衣冠整齐地外出散步似乎是一件存在矛盾的事。其实，在教材删减的部分，就有大量描写菲利普夫妇生活细节的内容。例如，父亲外出常常穿一件礼服，戴一顶大礼帽和手套，而母亲则着重打扮，文中甚至形容母亲像一艘挂满节日彩旗的海船。两个姐姐在一家人外出时也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待出发，但在最后一分钟总会发现父亲的礼服上有块污渍，要抓紧时间用破布蘸上汽油把它揩掉。

若瑟夫虽然对父母在穷苦境地努力生活而感到同情和理解，但是他们追求精神生活的表现方式以及对物质生活的过分向往，过着伪装、虚荣的生活使若瑟夫感到讽刺和可怜。

4. “我”看“父母看于勒”

父母看于勒，取决于于勒是否有钱。对于于勒呢称的多次变化，显示了父母金钱至上、寡情薄意的人物形象。而于勒从全家的恐怖，变成全家的希望，又再次变回全家的恐怖，是由于于勒是否能给家里带来福音决定的。但是文中多处对菲利普一家生活的细节描写，又反射出菲利普一家的无可奈何，也是若瑟夫对于父母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父母对于勒的态度，虽然从内心反对但是又掺杂着一丝理解的原因。

除了开头两段描写了菲利普一家的拮据生活，还有很多细节能看出其中的无可奈何，其中还有一段删减的文字，描写了母亲常常因为生活的拮据而对父亲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通常这个时候，父亲便显示出其无奈的情态，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手势，即什么也不说，只是张开手在脑门上揩揩。这样的行为，正是因为家庭生活十分拮据。父亲在被责备时的尴尬、无奈与痛苦，实际上，便是渲染整个家庭的尴尬、无奈与痛苦，它显然进一步表达了若瑟夫对父亲的同情。若瑟夫深知贫困给父母带来了许多困扰，如果此时穷困潦倒的于勒回来，只会让不堪一击的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他

理解家庭的不幸，也理解父母的不易。所以，若瑟夫对父母看于勒的态度，是反对的，但这种反对似乎又是无力的，因为家庭的不幸和父母的不易始终是他心里的一道坎。

二、双面人生

《我的叔叔于勒》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在有限的篇幅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多重视角。也正是因为这些多重的视角，小说里的人物变得鲜活而立体。他们都存在双面人物形象，既有可怜之处，也有可恨之处，最明显的便是于勒和菲利普夫妇。

1. 于勒

于勒的可怜之处，首先是在于前期孤身一人被赶去美洲，孤苦无依。后又沦落到船上买牡蛎，艰难为生。再是心存愧疚的他曾写信告知菲利普一家不用为他担心，但事实上菲利普夫妇只关心“有钱的于勒”。于勒在信中宣称自己身体很好，生意也很好，发了财便会回哈佛尔，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他考虑到菲利普一家会为他孤身一人在美洲而感到担心，所以出于善良，他在信中给家人报平安，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来信，也就是菲利普一家称之为“福音书”的信，其实并非全是实话。

显然，“福音书”更像是一份“诀别书”。于勒抛开做得好好的生意去美洲旅行，这不符合常理；即使要旅行，和家人通信并不矛盾；再次，为何不可趁“长期旅行”顺便回家一趟？最后，信中说“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这更是欲盖弥彰。显然于勒说了善意的谎言，他只是没想到，他自以为会担心自己的菲利普夫妇，眼里只有势利。

最后，在菲利普从船长口中得知的消息，我们也能看出于勒的善良，他穷困潦倒却决意不回去拖累菲利普一家，而是自力更生，这里有他的自尊和坚强。然而，这样善良的一个人，最终在船上被认出还是被家人抛弃，显得更加的可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于勒的可恨之处在小说开头就有交代。年少时的于勒行为不正，糟蹋钱。他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菲利普应得的那一部分。

2. 菲利普夫妇

菲利普夫妇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金钱至上、薄情寡义的，他们把金钱置于亲情至上。把弟弟赶到美洲，文章虽说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但是亦不能掩盖菲利普一家对于勒的无情。对于存在着给家里带来福音的于勒，他们称他为有良心的人、有办法的人。在船上认出穷困潦倒的于勒，便随口该称他为贼、讨饭的、流氓。

然而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文章多处的细节描写显示出菲利普一家生活十分拮据，现实的骨感让菲利普夫妇把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们衣冠整齐地去散步，像富人一样吃牡蛎，都显示出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向往，是内心自尊的体现。

不仅如此，菲利普一家衣冠整齐地出去散步，还因为两个女儿的婚事，他们要趁这个机会让女儿到市区露露面，好把女儿嫁出去。到后面菲利普让女婿看到福音书，也都是为了女儿。菲利普夫妇的可怜之处不仅因为生活上的贫困和

窘迫，因为他们经常不考虑自身的经济条件，而死要面子地往上流生活靠近，还因为他们家确实有着不得已的悲哀与苦衷。

三、人性呼唤

小说的多重视角，刻画出了人物的双面形象，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加上原文的首尾段之后，我们更能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就是小说的主题。

原文开头：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小钱，我的同伴若瑟夫·达夫朗司竟给了他五法郎的一个银币。我觉得很奇怪，他于是对我说：“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一桩故事，我这就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原文结尾：“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以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此。”

加上首尾段后，小说情节线索更清晰，主要人物关系也表现得更清楚。这里多了两个角色，一个是若瑟夫的同伴，即小说的第一视角。另一个是成年的若瑟夫，即叙述这个故事的视角。而教材课文里的若瑟夫则变成了童年的若瑟夫。

我们发现，《我的叔叔于勒》所采用的并不是单纯的儿童视角，而是成人视角下的儿童感知视角。这种“复式”视角具有特殊意义，它使得常规的儿童视角中，含有“成人”的价值倾向。小说的主题由单纯的对金钱社会中人性扭曲的批判，也进一步地走向了对人性的呼唤和救赎。

莫泊桑写出了两个姐姐已受父母影响，但为何唯独“我”对待亲人和穷人的态度与父母截然相反呢？在删去的结尾，我们能看出成年的若瑟夫依旧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遇到像叔叔于勒一样的可怜之人，都会施以援手，其中包含着悲悯和同情。我们甚至可以从“五法郎”中看出其中的救赎之意，若瑟夫看到流浪汉都会施以五法郎，而当年去给于勒付买牡蛎的钱，也是五法郎。或许，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若瑟夫内心对自己以及为父母的态度和行为感到愧疚和不安，他想通过这五法郎来达到救赎之意。作者刻画若瑟夫这样一个形象，正是在金钱社会对于人性的呼唤和救赎。

同样，删去的开头显示小说的第一视角是若瑟夫的同伴，当时若瑟夫给流浪汉五法郎，他是感到奇怪和震惊的，从这个视角来看，若瑟夫的行为或许已经深深感染了他，又或许以后若瑟夫的同伴也会变成对流浪汉施以援手的一个人也未必。至少，我们从这里能看出，作者希望小说中这种在金钱社会仍然保持人性的善良，是可以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他真诚地希望能改变金钱社会的丑陋面貌，呼唤悲悯和同情之心，呼唤人性的回归，盼望人性社会能够真实地存在。

参考文献

- [1]莫泊桑.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 [2]张伟忠.不该删去的开头和结尾——对《我的叔叔于勒》的一种解读[J].语文建设,2009(09):18-21+2.
- [3]史培民,陈静.浅谈《我的叔叔于勒》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5(05):42-43.